

前情提要：

締闌在蔓陀蘿副本附近摘草藥，恰好撿到了沒有見過的花打算帶回去研究，於是在回旅店的路上遇見了天亮，基於對上次收到的禮物的製作方式感到好奇，他沒多想的跟著締闌回到了旅店。

當締闌製作藥劑分析時發現了那朵花的藥性，並讓天亮小心注意一些，但卻沒有說明原因，向來不喜歡聽人說話的天亮還是拿起來晃了兩下並問：「這玩意兒的藥性是什麼啊？」看見此景的締闌趕緊要天亮把藥劑放下，伸手就要拿回來，在拉扯間天亮被周圍的瓶罐書籍絆倒，締闌伸手護住了天亮的後腦勺雙雙倒在了地上，藥劑也就這樣撒在了兩人身邊。他迅速的用空著的手摀住天亮的口鼻，沒想到卻被天亮咬了一口後扯下來。

「你到底做了甚麼啊！」天亮把對方遮著自己口鼻的手扯開，才剛罵著人為甚麼有話要講卻不用說的，卻在坐起來後愣一下，然後迅速摀住自己的口鼻，但早就已經來不及了。吸進鼻腔的味道非常好聞，卻帶著讓人心神游移的強烈魅惑，不久，他的身體開始躁熱了起來。

「抱歉天亮這個等等再說，我們先趕緊起來……」締闌感到抱歉的摀住自己大半臉，感覺再這樣下去似乎會不太妙，說著就拉著天亮的手想把他給拉起來，不管怎麼說都得先遠離這個潑灑到藥劑的地方。

他很想把手收回來，不過也知道締闌不是在害自己，所以表情會看起來非常糾結，像是努力的思考了許久後才能夠張口回答。

「不要管我，這點程度而已。」因為不清楚藥性，天亮搖了搖頭後這麼說著。

「我不會讓你有事的，我現在就去試著調配解藥。」聽天亮這麼說手反而握得更緊，但在這麼說的同時，締闌的身體也慢慢有了奇異的感覺，體溫也從交握的手開始慢慢上升。

聽見這番話，天亮眯起了眼。

「這藥的特性是甚麼，如果要調解藥的話不可能不知道效果吧。」他就著對方抓著自己的那隻手抬起來，眼神裡寫滿了危險。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這個藥性的強度，但它的特性會使人感到燥熱，會讓人有……性的衝動。」締闌老實交代著藥劑的特性，天亮畢竟是一個已經成年的人，儘管似乎還不太成熟，自己平時也都覺得對方像個孩子，但在這時候也不會用這種理由來忽悠對方。

「所以在調出解藥前最好不要離開這裡。」說完就放開天亮的手去拿桌上的藥草，準備開始製作調配，但在一瞬間，有一股陌生的感覺從體內急速上湧，使締闌只能緊扣著桌沿，一時失語。

天亮看對方情況不對，終於像良心發現一樣想起剛剛的情況下，締闌不可能完全沒有吸到任何一點，「你也有吸到吧，不難受嗎？」

接著他抓著締闌的手，逼人轉過身看向自己，即便因為自己是人類的關係而更容易被藥劑影響到，但長年練武的他、力氣還是比對方還大上不少。

「……！」被抓著手轉身的締闌用另一隻手按著額角，雖然目前還不至於太過難受，但這種陌生的感覺讓締闌無法像平常一樣正常思考。

「沒、沒事，我還可以的。」從天亮抓著的地方竄起莫名的顫慄，動了動手想從天亮那裡抽開。

他堅持著抓了一段時間，但很快的、手裡的力道就減輕了不少，他一邊喃喃著這跟在洞窟裡的強度可一點也不同啊，一邊壓抑著身體的反應和漸軟的雙腿。本來抓著對方手腕的手改成了輕輕揪著那件雪白的大衣外套，似乎還聽見了他在碎碎念人類的抗藥性和半精靈的不同。

看著天亮難受的抓著自己的外套，似乎是站不住腳的緩緩滑下，心裡感到愧疚，加上這件事情自己也有很大的責任便沒有再繼續掙脫，反而反手抓住了天亮的手，也跟著對方下滑的身體跪在了木質的地板上。

「我狀態其實也說不上太好，我們可能還是要分開會比較好……」說著就脫下外套圍住了天亮，打算起身離開房間。

見人蹲下還替自己包上外套，天亮有點不爽，馬上就撐著身子拿出力氣的抓著人質問道，「剛剛叫我不出去，現在又要自己出去是甚麼意思，誰會聽你的啊！」

在一陣惱怒之下，天亮直接把人往自己的方向拉，讓人正面倒在自己身上，只能把頭埋在他的肩窩中，而經過一連串的動作，他的呼吸也開始變重了。

「唔！」促不及防的力量讓締闌整個身體都貼近了天亮，兩人之間雖然還隔著快掉落的外套，但似乎都能感受到對方身上傳來的體溫，天亮加重的呼吸聲也敲擊著締闌的耳膜，禁不住的輕輕倒抽了一口氣。

「對不起天亮……我只是怕在這樣下去我會對你做出一些不好的事。」締闌的呼吸也明顯變的不平穩，像是在隱忍著什麼，雙手抓著天亮的肩膀，欲拉開距離又似無力起身。

「傷害？你會殺了我不成？還是砍斷我的手腳？」聽到締闌這樣說，他再次睜起雙眼，捧起對方的臉這麼問著，見人沒有什麼反應，他又湊到締闌略尖的耳邊，用只有對方聽得見，宛如調情般的語氣輕聲：「如果都不會的話那你怕個甚麼勁。」

反正兩個人都中了藥性，那乾脆就快點一起解決掉需求讓藥效減輕還會舒服一點，而且一想到能看見締闌手足無措的樣子，他就覺得心情挺好。

聽到天亮這麼說，就像是不喜歡聽到對方說這種話似的，締闌的眼底一瞬間滑過某種連他自己都不明白的、不知名的情緒，他其實看不得天亮受到傷害，光是連想像那個畫面都會讓心情變的很不愉快，而其中也包含了一點點對於對方許可這件事的詫異，他有點不可思議的看著天亮，不明白一直看成是個孩子的天亮會說出這種類似邀請的話。

「就算你成年了，也不適合在這種情況下做這樣的事……而且這樣的事情還是要跟自己喜歡的人……」締闌下意識的把天亮當成了孩子講起道理。

一聽見締闌那番把自己當成小孩子般的話語，他不爽地咋舌一聲並叫人閉嘴。

「成天只會擺出一副長輩的模樣是怎樣，讓人有夠火大的。」那張臉上寫著滿滿的不悅，手也放下改成從胸口推開人，「你不做的話就滾，我自己出去找別人也沒差，我可沒有你們那麼能忍。」

到底為甚麼會那麼心煩意亂啊，他都沒說不可以了這傢伙還在矜持甚麼，而且身體有夠不舒服的、好想快點解決掉。

「等等……！」看著天亮似乎真的要出去，締闌急忙的拉住了天亮的手。

「對不起我是不是又惹你生氣了…？我不希望看到你受到傷害，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不想……」一邊說一邊將額頭輕輕靠在了對方的額頭上，情緒似乎有些過高的起伏。

「不要出去好不好？嗯？」像天亮長得這麼好看的人，要是出去遇到壞人該怎麼辦？如果是我的話至少不會……

締闌的腦袋逐漸的被情慾所影響，渾渾噩噩的在思考這些事，身體的熱度讓他的表情看起來有些可憐。

天亮不是很能明白為甚麼這個人會這麼在乎自己，也不知道為甚麼老是為自己的生氣道歉，他不會對此感到有罪惡感，只是真的很好奇原因。

如果只是單純的憐憫或可憐他，那他一點也不屑要。

額頭相抵沒有讓熱度下降，反而是因為互相呼出的氣息變得更近，身體的溫度也隱約跟著上升，更別提誠實敏感的身體反應了。

「你那甚麼表情……」這不是讓人沒辦法拒絕了嗎，該死的，他怎麼就沒辦法對這樣的表情說出拒絕的話啊？

煩悶的事一擁而上，有甚麼事他也不想管了，反正到時候的事到時候再說。於是他揪起了締闌的領子，直直吻了上去，本能地想緩解這樣無法思考的情境。

唇上接觸到柔軟的觸感，讓締闌征愣了一下，他其實也不太明白為甚麼會對這孩子這麼執著，但他並不排斥這種感覺，就像細水長流，從一開始覺得對方是有些壞脾氣的孩子，到看起來有些可愛有些喜歡，不自覺地想順著他，甚至對於他剛才不珍惜自己的發言感到有些生氣，這是不是代表著他其實對天亮抱著的已經不是最初單純的感情？

以許是因為春藥的關係，腦海飄過這些以前想都沒有想過的事，停頓了短短幾秒，締闌動了動唇，順勢攬住了天亮的腰，加深了這個吻。

心跳得好快，總感覺有點喘不過氣來，到底跳得這麼快的是誰？

本以為締闌不會主動對他做些甚麼，已經有了要自己主導接下來必定發生的荒唐行徑的心理準備，卻沒想到對方的手一攬，竟將自己給牢牢擁入懷裡，連肩上的外套都因為這樣的舉動滑下，有些可憐的疊在他身後的地上。

「嗯、……」揪著人衣領的手鬆開，雖然並不是沒見過更腥羶色的場面，但真的讓自己實際演練一遍還是頭一次，自然沒辦法好好換氣，只能把動作改為抱著人，被動地配合著對方的行為。

「天亮……呼吸……」察覺到天亮似乎有些喘，輕吻的動作停了下來，也順了順發脹的腦袋，雖然眼睛已經染上了情慾，看起來比平常還要迷濛柔和，但也不能忽視那一絲絲的侵略性，撫摸著天亮頭髮吻了吻對方的眼簾，語帶認真的說「天亮，我會幫你，但我們不做到最後好不好？」才剛了解了自已對於天亮的感情，事情而會變成這樣也是逼不得已，對於天亮來說也許只是僅僅一次意外的發生，如果只是自己忍的難受點也沒什麼，總歸不會讓天亮出事。

直到對方鬆開口後，天亮才終於得以大口吸氣，然後閉著眼緩過自己的呼吸，感受到眼簾上的輕吻，他才睜開那雙濛上一層淺淺水霧的土黃色雙眼，凝視著對方那雙略帶危險的眼神。這個人的眼神本來是這麼危險的嗎？但在這種時候露出這樣的表情，或許也並非討人厭的事。

但是卻用那種眼神說出這樣的話，這是為甚麼？

「你在小看我嗎？」身體熱得他忍不住鬆開了胸前用繩紐扣住的排扣，「跟你說過了多少次……」

「不要把我當成小孩看待！」掛上明顯寫滿了不爽的表情，天亮再度往對方的唇上侵襲，洩恨似的咬破了締闌的嘴唇，令兩人之間的親暱中帶上了一絲並不明顯的腥味。

到時候變得怎樣都不管了，這樣要上不上的感覺比甚麼都難受，說著甚麼會幫他的，還不如像個男人一樣乾脆一點。

透過被咬破的嘴唇，締闌嚐到了自己血液的味道，不由得也加重力道回應天亮這發洩似的吻，但還是捨不得真的咬他，只是在對方唇上留下了淺淺的咬痕。隨著時間的流逝，身體的熱度似乎讓藥效發揮得更加徹底，天亮毫無自制的吻和胸前平時看不見的肌膚都再刺激著締闌的神經，錯開了吻輕輕的一使力，拉住對方往後傾倒在鋪著彼此外衣的木質地板上，抱著懷裡的天亮，心跳聲明顯的像是在耳邊跳動，一手摩擦著對方的頭髮和脖頸，一手按著他勁瘦的腰窩說：「那你知道要怎麼做嗎？都交給你好不好……？」事到如今，再忍下去已經不切實際，能明顯感受到自己的防線正一層一層的被天亮無自覺的撕開，既然如此，還不如將主動權交給對方，至少不會因為自己無法自持而傷到他，也讓他擁有最後選擇的權利……

交給他？是指主導權嗎？直到現在才？

「嘖。」咋舌了一聲，他拉開髮圈向後一扯，讓自己的長髮散落在身上，記得上次這副模樣出現在對方面前也是在締闌的房間裡。

不想讓等會做任何事時的拉扯傷到對方特地送的髮圈，他隨意地往桌上一丟，便又低頭透過微微遮住自己表情的頭髮看向對方，像是在思忖著甚麼。

接著，他輕輕笑了出來，和平時那種囂張的笑容不同，帶著紅暈的臉和眼尾的嫣紅配上那若有似無的勾引著對方的聲音，那抹笑容在此刻顯得比平時更加妖嬈，就好像是他本來就是這樣的人一樣。

「這一次算我讓你的。」講出了好像常常對對方講的話，但通常這麼說都是自己想不到能怎麼辦時的挑釁，卻又像一種迷一般的邀請，「不要睜開眼睛。」

他抽出了自己前陣子獲得的黃色緞帶，把對方的眼睛給蒙上，接著將手輕輕貼上對方早已起反應一段時間的跨下，隔著褲子用著不重的力道揉捏著，同時也解開了自己的褲頭，讓對方分心的同時，也試著摸索究竟該從哪裡開始才好，現在想會太慢了嗎？

還沒從天亮的那抹笑容中回過神，眼前便被蒙上了一抹黃色，下意識的想要拿下來，卻又想起對方剛才說的話，生生的停住了動作。

「唔……！」猝不及防的，發脹發熱的那處被修長的手指揉捏觸碰，一瞬間身體竄過一股電流直擊腦海，一條腿因為突如其來的快感微微拱起，摩擦著身上的人往上顛了顛。

「天亮……有些事情還是能由我來做的。」因為眼不能視，摸索著附上天亮解開褲頭的手，手腕輕輕一轉便將手指探了進去輕輕的摩擦對方燙熱的地方。

「呃、唔。」又是一次沒想到對方會突然來這一齣，總感覺自己常常被對方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得不輕，然後變得更加狼狽啊。

本想著自己解決一切，不希望被對方小看的，但直到被對方碰觸到時，他才突然的意識到，原來他的身體這麼渴望被自己以外的人與以撫觸，這也是藥劑的緣故嗎？

已經快要熱得受不了了，下著的褲裝被他踢到角落，連內褲也因為對方的手顯得要穿不穿的，只好轉而解開自己的上衣，然後拉起締闌的相對之下較顯冰涼的手貼到胸口，想解緩不停上升的燥熱跟無助。

想被碰觸、這樣的想法在腦中揮之不去，就連本來想給自己做擴張前戲的手都有些顫抖。

感受到從天亮胸口傳來的溫度和觸感，撫摸對方那處的手頓了頓，將大部分注意力轉移到了那精實的身體，就著天亮還抓著自己的姿勢順著身體的曲線游移，不知是觸碰到了哪裡，似乎感受到對方的顫慄，最後撫上了天亮的臉龐輕輕摩擦。

「天亮……讓我看你好嗎？」說著這句話的同時，那處的手似是不經意的擦過頂端，感受著對方的反應微微歪著頭，似乎看起來挺乖巧的在認真詢問。

咬住了唇，死撐著不把聲音洩漏出來，卻還是抑制不住地輕喘出來，連聲音都有那麼點顫抖。幾乎沒被外人碰觸過的身子非常敏感，他的腰身絕非女性般柔軟纖細，而是十足的布滿了精實的肌肉，但也因為長年鍛鍊加上少年般的年紀，那些肌肉在他身上顯得富有彈性而有著非常好的手感。

那隻手在敏感的腰處游移著，平時可能會發笑的輕輕觸摸在這種時候比語言的調情更讓人致命。

聽見了對方的要求，天亮實在是非常不想答應，他知道自己現在的模樣有多難堪，長而順的黑髮散亂的披在肩上，衣服半做著任由男人撫摸，甚至連下著都只剩半掛的內褲，但對方卻連褲子都還沒脫下。

「唔嗯……隨便了啦……」但這些也都只是腦中想想罷了，他快要承受不住了，現在就想要更多的觸摸，比起讓人瞎子摸象似的胡亂遊走，還不如把一切交給對方。

締闌解開了緞帶，輕輕地笑了，笑的格外的溫柔，視線在天亮漂亮的身體上不斷的游移著，每掃過一處，那溫柔的眼神更是浸滿了更多的笑意，看樣子似是滿足又似是渴望。

締闌覺得很渴，只是做著天亮做過和允許的事情漸漸的已經無法滿足，微微喘著氣問到「天亮跟我做這樣的事情，不討厭嗎？」

手指摩擦著尾椎上方，想要更進一步，想看天亮更多的表情和自己不知道的一面，很想很想，或許是那催情劑的關係，締闌的思維已經鬆開了許多，卻還是固執的想守住自己底線，他不想讓這孩子是因為催情劑的關係而不得已。

那樣的眼神很刺眼，明明還沒被碰觸到，單單只是因為那樣欣賞一般的視線和讓人微微心驚的笑容，天亮就覺得坐立難安。

對方重複著方才做過的事，接吻、撫觸，這些都是剛剛他自己允許甚至是帶領對方做的事，但他知道光是這樣而已，並不足以讓自己享受在這場略顯荒誕的行為裡。

「你現在停下來我才會恨你。」做不做這件事在天亮缺乏的道德觀裡一直都不是最主要的問題——當然，如果他有的話就不一定了。

那隱約挑戰著自己底線的手指正在撥弄著天亮的理智線，他唯一能做的只剩沒甚麼底氣的耍嘴皮子，掩蓋住快要被淹沒的神經。

看著這樣說話的天亮，締闌打從心裡覺得對方非常的可愛，很想抱在懷裡愛撫，令人憐惜。

「那……」獲得了繼續下去的准許，視線在周圍轉了一圈，距離自己最近的是用來製作催情劑的蔓陀蘿藥渣，裡面添加了其他材料讓它的質地變的濕軟黏滑，能當作潤滑的替代品，原本在尾椎附近撩撥的手將其撈了過來。

「會疼的話要跟我說，這樣的事我是第一次做……」在天亮耳邊輕輕說完最後一個字，顛了顛對方的身體，沾了潤滑的手指便探了一節進去。

很奇怪的感覺。這是天亮的第一個想法。

有點痛、有點不適應，反正絕對稱不上是舒服，甚至讓人懷疑從那裏做真的是對的嗎的程度。但作為潤滑的物品中帶了蔓陀蘿草本來就獨有的催情特性，潤滑性也非常足夠，即便是從未碰過擁擠的地方，在那樣的催情潤滑下也開始漸漸放鬆，讓人得以慢慢放入整根手指，甚至慢慢加寬到第二、第三根。

最開始的微妙脹痛在溫度催化的反應下變得酥麻起來，他幾乎整個人都只能靠在締闌的身上喘息，不再像一開始那樣有餘韻。

藥效發揮得太快，直接進入體內的濃度太高，連握緊自己的拳頭都覺得虛幻不真實，卻又清楚感受到自己身後正在做的行為。

「啊、嗯……」他輕輕仰著頭，努力想閉起自己的嘴，於是湊到對方的面前，一下一下的輕輕吻著對方平時被寬鬆的黑色衣物遮蔽的脖頸。

被天亮的聲音和親吻脖頸的動作所撩撥，渾身引起了顫慄，深入對方體內的手指不由的曲起，這個動作似乎給身上的人帶來了過多的快感，手指在裡面微微撐開，感受到了內壁的柔軟和緊緻的包覆，不再像一開始那般本能的排斥，便停止了擴張的動作。

另一隻手環住天亮的腰輕輕揉捏安撫，將頭垂下輕咬舐拭對方發燙的耳尖，好像怎麼做都不夠似的，兩人之間像是有什麼隔閡正隨著溫度和親密漸漸消融。

「天亮，舒服嗎？難不難受？」在對方耳邊呼出熱燙的氣息，手指慢慢的從裡面退了出來，停留在入口處按壓打轉。

聽見了對方的問句，已經無法思考了的天亮只能緩緩地點下頭，這大概是締闌目前看過他最誠實的一次，但卻不知道在回答哪一個問題。

滿腦子無處宣洩的情慾好像被堆積在下半身跟腦海裡，讓他連去想能夠逞口舌之快的話語的力氣都沒有，眼眶也泛起了生理性的淚水，如果之後等理智恢復了以後知道這件事的話，天亮肯定會想掐死現在的自己吧。

那種穴口被輕輕按壓的感覺好像螞蟻爬過腳底板，搔癢得令人難耐，個性使然讓他面帶不滿的咬住了對方的頸子，本能的發洩著不爽和渴求。

締闌微微側了側頭，任由天亮啃咬自己的脖子，比起疼痛反而比較接近麻癢，已經弄不清楚是原本的感受，還是催情劑帶來的錯覺。

看天亮似乎沒有不適的反應，揉捏對方腰的那隻手伸到兩人之間解開了自己的褲頭，似乎是忍的太久，光是布料的摩擦都讓締闌忍不住輕哼出聲，也許是兩人彼此的體溫都過於的高，所處地方的溫度似乎也都跟著溼熱起來。

在天亮下身入口打轉的那隻手換了一個動作，托住了對方的臀部往上抬起，將自己脹的發疼的那處抵上了天亮濕潤柔軟的入口。

「呼……天亮，這是最後一次徵求你的同意……如果你真的願意和我做這樣的事……就自己慢慢的坐下去。」理智其實已經快被情慾吞噬，會這麼問完全是憑著對天亮的珍惜和本能，也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天亮在他心裡深處的份量比想像中的還要重。

好熱、好熱，熱到感覺甚麼都要融化了，連腦子都出現了嗡嗡聲，頭髮黏在脖子上的感覺好難受。或許是跟潤滑用的液體有關，催情劑在天亮身上的效果出奇的強。

感覺到對方的動作、親眼看見跨下即將進入的物體，一切一切都讓天亮有股甚麼東西在邊際拉扯著自己的感覺，但卻又真實到令人難以置信。

真的要這麼做了啊。天亮想著，內心的緊張不是因為同不同意的問題，而是在想著這下終於能夠輕鬆點了吧的興奮感。

看著對方明明就快耐不住的表情，天亮當然清楚這個人並不比自己好受，何況剛剛被服務的基本都是他，締闌根本甚麼也還沒享受到，只是不停的在為了他著想。

忽然間，心底有股輕輕的，並不明顯的東西飄過。但他很快地便拋開了那些想法。

「忍不住了就、別再忍了啊……！」他始終不明白為甚麼締闌會一直徵求他的同意，很惱怒、很煩燥，想快點解決的感覺跟那種煩悶圍繞在心裡，於是他又湊近了那張屬於半精靈的好看的臉，一邊啃咬著一邊親吻著嘴唇，身體也微微的向下使力，讓早已耐不住地穴口承受著對方跨間的侵入。

「哼恩！」那處突然被柔軟濕熱的緊緻內壁包覆著，縱然有做好心理準備，還是被這能衝潰理智讓大腦機能停擺的陌生快感給擊垮，締闌深深的喘了一口氣，將天亮緊緊的摀在自己身上，被對方的身體完全的接納這件事讓締闌的腦子和那處熱的快要溶化了，只能暫時阻止了接下去的動作，天亮的體內舒服的令人感到害怕。

回應著天亮的親吻，舔了舔對方的嘴唇，明黃色的眼睛被情慾薰染的有些晃眼，聲音模糊的說著：「也許……是歡喜你所以想珍惜你……」

說完吻上了天亮因為情慾，眼尾越發顯得鮮豔的紅，下身也跟隨著話語的結束往上一頂。

「啊、哈啊……」緩緩的、但卻確實的，感受到體內被好好填滿的瞬間，天亮的身子幾乎失去了力量，只能用裸露的胸膛貼著締闌的上半身，融化的感覺再次襲來，光是這樣坐下去他就覺得自己幾乎快要射了，但卻還差了臨門一腳。

看著那雙比自己更耀眼的雙目，天亮的腦海裡嗡嗡地不停迴盪著，想著這個人的眼睛真好看。「你說、呃嗯！」含糊的話語沒有讓他聽清楚，還沒問出口，張開的嘴就因突如其來的頂上而發出了扼住喉嚨般的呻吟，把問句硬生生擊潰。

他說了甚麼，好像沒有那麼重要了，天亮只得抱著締闌，在對方面前難得處於弱勢的讓人別那麼快就開始動，那樣陌生的快感沒有讓他害怕，只是來得太快、讓他差點出聲求饒。

締闌硬生生的停住了想再繼續向上頂的衝動，雙臂緊緊禁錮著天亮的身體，沒有意識到自己用了多大了力氣。

理智和慾望的拉扯讓他浸出了汗來，隱忍而粗重的喘息一點都不像平常時的他，眉頭緊鎖，說出來的話像是從牙關裡擠出來似的，聲音低沉沙啞。

「哈啊……抱歉……那我慢點。」埋首在天亮的頸窩，對方的發絲有些貼到了自己的臉上，鬆開雙臂緊緊抱著的力量，空出一隻手插進了天亮散開的頭髮裡扶著後頸，另一手扣著對方的腰，讓身上的人配合著自己的動作向上抬起再緩緩落下。

這個人原本的力氣有這麼大嗎？一開始感受到幾乎能勒出一點紅痕的力道，天亮有些愣住，不至於到疼痛，但還是有點訝然於此。

肩窩傳來的粗喘也讓他反應不過來，但這樣的締闌卻不會讓他討厭，換做別人……或許連碰到他都還沒就被幹掉了也說不定，更別提像這樣擁在一起渴求著彼此。

「嗯、嗯……」對方放在自己後頸的手讓他感到異常的安心，就像剛開始跌倒在地時，對方緊扣在他後腦勺，深怕撞到地板一樣，這種下意識的關心他倒是不排斥。

「締闌、……」漸漸的，天亮像是稍微掌握到了訣竅，又像是習慣了，即便締闌沒有主動讓他抬起身子，他也可以輕擺著腰，吞吐著對方脹熱的下身，想找尋能讓自己再度酥麻的敏感點。

聽到了天亮喊自己的名字，締闌的內心在一瞬間被填的滿滿脹脹的，這種感覺很奇異，雖然這對於天亮來說或許僅僅只是一次意外的發洩，但締闌還是感到滿足，他對自己的情感總是很誠實，至少在這件事上天亮選擇的是自己，對於現在的締闌來說就已經很足夠了。

「天亮……」似乎是想說什麼，但最後還是什麼都沒說，稍微使力一拉，兩人交合的部位抽出了大半，身體一個旋轉兩人便換了一個姿勢。

締闌看著天亮的黑髮披散在自己的白色外套上，那強烈的對比刺激著視覺，不自覺地被迷晃了眼，不禁的伸手撫摸對方的臉龐再到細軟的發絲，愛不釋手的把玩著。

似乎是查覺到了身下人的渴求，挺動腰身再度深入到那溫軟緊緻的最深處。

聽見了締闌呼喚自己名字的聲音，隨後感受到的就是一頭栽進了軟綿綿的外套內，好在有先將髮圈拿下，不然如果就著馬尾躺下，這一下不知道會有多難受。

那隻撫摸著自己臉龐的手沒有那麼燙，至少比他的臉涼多了，這讓他忍不住地輕輕蹭著那隻手，甚至用自己的手覆上，不願輕易放開。

突然的變換姿勢自然是讓他發出了短短的驚呼，雖然不比方才那樣深入，但對方完全的主導反而讓天亮省了點事，不必再為了自己不知道在哪的敏感點煩惱老是碰不到的那種麻癢。隱約的，好像是擦到了那附近，爬上脊椎竄上腦門的電流讓他弓起了身子，空著的手只能徒勞的抓緊身下的雪白外套，就連會不會弄髒也無法顧及——說是這麼說，但即便是清醒的，他也肯定不會去想是否會弄髒的問題吧。

看到了天亮的動作，就像小動物一般蹭呀蹭的，似乎是自己的手讓他感覺到涼快。也許是催情劑和潤滑的關係，天亮的體溫確實很高，有些擔心會不會因此燒壞身子，一手撫著天亮的臉龐，一手搭在天亮身下的白色外套，分神用冰系魔法讓外套散發些微涼意。「天亮舒服了嗎……？恩……？」不知道是在問天亮身下的外套，還是問對方正在接受自己挺動的下身，然而不經意的輾磨到了一點，突然緊縮的內壁猝不及防的讓締闌忍不住悶哼出聲。「天亮，放鬆點……」輕輕親吻對方的眼簾，吻掉生理性的淚水，安撫似的撫摸著天亮精瘦的腰身，但下身的行為卻與前面的溫柔完全不符。「就當作一點小小的使壞吧」締闌恍惚的想著，力道雖小卻不能忽視的進攻著那一處敏感，時而輕輾時而險險擦過，也許是想看到天亮想要卻得不到滿足的樣子，對於自己會竄起這種念頭感到詫異，這還是生平第一次，也許因為他是天亮的緣故，又或許是喜歡的情感再作祟，也有可能是催情劑的影響讓人控制不住的想欺負他……

他自然有發現身下外套的溫度變壞，一下子就感覺到身上的溫度降了一些，至少沒有一開始那麼難受了，但又在同時，因為締闌恰好頂過某處而咬住下唇側過臉，身體的反應毫無掩蓋的表現出來。

「放、啊嗯……怎麼放鬆啊……嗯！」快感淹上天亮的腦袋，卻也因那些惡作劇般的小動作而遲遲無法達到顛峰，喘息也斷斷續續地從微張的口流洩，不滿足的麻癢讓人不悅，甚至連自己的腰身下意識地想隨人動作都沒注意到。

似乎是第一次讓人看見自己這麼狼狽的模樣，天亮忽然很想把自己埋在身旁微涼的外套上，不讓人看清自己的臉龐。

聽著天亮的喘息敲擊在耳，締闌弓身抬高了天亮的腿，微微下壓的姿勢讓交合的那處更加緊密的貼合，不大的空間裡充斥著令人感到害臊的黏膩水聲。

締闌感到有些口乾舌燥，下意識舔唇的動作意外的讓人顛覆了最初對他的印象，但仔細看他眼睛時似乎又不是那麼一回事，那雙眼睛裡溢滿的是對著一個人的溫柔，儘管現在佈滿了情慾，也無法忽視那股熾熱。

「呵呵……」真的是很難得締闌會將快樂開心愉悅等等的情緒表現出來，比起以前一直都在水面下的情緒，在這次的交合中那些平時乖巧的情感破開了水面肆意遨遊，這也是締闌第一次將這自己也不知道的一面展現出來，心靈和身體都獲得極大了滿足。

看著天亮似乎隱忍的很難受的樣子，締闌也不再逗他，好幾次重重的在敏感點上施力肆虐，契合在一起的地方像是著了火似的，燃燒著幾近高潮的理智，但離釋放似乎還有些時間。

伸手圈住天亮因為到達不了巔峰而始終無法得到釋放的那處，在對方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用手指使力匝住了出口。

總感覺看到了很不妙的畫面，雖然說他自己好像也是差不多就是了。天亮渾渾噩噩的這麼想著，也不禁吞了口口水。

那雙眼裡飽含的情緒讓人無法忽略，而那聲悅耳的笑更是無法不去注意到，連心神都有些被勾了走，這是他沒看過的締闌，不知道為甚麼，倒也有些小小的滿足。

就像飢渴的魚終於獲得一絲泉湧的愉悅，當對方不再像剛才那樣搔癢般的蹭過敏感點，而是直接給了他一個痛快，快感也隨之不停湧上，幾乎快被自己咬破的嘴唇不再隱忍，而是隨著頂撞的頻率發出了一聲聲喘息，幾乎無法去思考其他事。

本先被冷落的下身終於被顧及到，卻一下子就被堵住了慾望的宣洩口，幾欲高潮而不解的麻癢在腰椎匯集成流，連眼淚都快被刺激出來。

匝住天亮的那處，同時下身也在天亮體內四處馳騁，每一處每一條皺摺都讓他探了遍，最後朝著天亮每次撞擊最敏感、反應最激烈的地方用力頂去，重重碾過後又往更深處長驅而去，仔細一看，兩人交合的地方已經拍打撞擊出點點白沫，天亮的穴口在締闌退出時會翻出紅嫩的肉壁，推進時再連同締闌的那處再度悉數吞入，明明應該要是不堪入目的畫面，但由這兩人一起，卻怎麼也興不起這個念頭。

在天亮逐漸拔高的喘息中，締闌依舊沒有鬆開手，注意到對方隱忍快感的戰慄，安慰似的吻了吻對方微微發紅泛著水光的眼角。

「天亮，就快了，再忍一忍好嗎？在頂點釋放藥性會揮發的比較快。」聲音比平常還要溫柔，但行為卻一點也不是這樣，反而更是加重加快了侵略速度。

這傢伙到底還能持續多久啊——完全沒想過的持久讓天亮快要抓狂，昏昏脹脹的腦子只留下了好想快點射出來的想法，幾次腦海裡快要浮現的空白都被天亮的意志力抓了回來，開玩笑，要是就這樣高潮了，那他還哪有臉見人？

「哈啊？！你、啊……你怎麼還有辦法繼續……」嘴角掛了一點來不及嚥下的唾液，就算知道那樣藥效發揮得更快，但他也真的快要不行了，再不快點射出來的話會很不妙——

如果男人沒有射精就來到高潮會怎樣？一瞬間，天亮的腦海裡浮現了這樣的想法，腳尖顫慄的冰涼就像在宣示著甚麼，他的眼神中忽然有那麼一點無神，恍惚間就看到了一片空白。

深埋在天亮體內的那處立刻就感受到了包裹住自己的嫩肉正急遽的抽搐著，強烈的擠壓和射精感從締闌意識深處浮起，在還沒調整好狀態的情況又再度被緊緻的肉壁咬緊，扣著天亮下身立挺的手因為閃電般躡過的快感而鬆開，而自己也差點被絞洩了出來。

大概頂端吐出幾滴液體的程度，讓締闌微微鬆了一口氣，若是剛才兩人都沒能忍住，催情擠的藥性還不知會持續到何時。

輕輕抽動了還埋在天亮體內的那處，卻沒有抽離開來，看著天亮似乎還帶著恍惚的臉龐，將臉靠近對方額頭抵著額頭，體溫雖然沒有剛才那麼高但還是沒有降回正常溫度，看樣子還是殘留了不少藥性。

看天亮這樣子心裡還是有些不忍，輕輕撫弄著剛才匝緊對方的地方，下身也跟著繼續輕微抽送「天亮，還難受嗎？」一邊緩和對方經過高潮的身體一邊詢問著。

還沒完全從方才的高潮中緩過來，對方的舉動和問句就先一步印在他腦海裡了。

還難受嗎？難受得要命，想射卻射不出來，甚至還被動的被操到高潮了一番，就算是因為藥效好了，還是讓他難以接受。

表情從恍惚換上了平時倔強的表情，藥性當然沒有退去，但至少比一開始那樣混沌沌的好多了，似是有些難堪和一點點委屈，他賭氣的把頭別開、錯開了對方貼上自己額頭的舉動，不讓人看著自己的正臉，也不正面回答對方的問題。

是很爽沒錯，但一想到自己就這樣被操得高潮了，他就完全不想面對這件事。

不過腦袋雖然轉過來了，可身子也沒那麼快恢復，仍高高硬挺的下身還沒能夠接受到更多的刺激，只能面有難色地顫抖著，想讓人先停下卻又想被碰觸得更多，這樣矛盾的想法在腦海裡揮之不去。

「呵呵……」看著天亮這樣反應的締闌又輕輕的笑了，雖說被避開了貼額頭，但至少沒有直接的打過來或是說些逞能的話，反而是這樣委屈又彘扭的樣子讓締闌的心變的更加柔軟，但一碼歸一碼，要是再這樣僵持下去只會讓天亮更難受。

「天亮沒有必要這麼在意喔，我很喜歡這樣的天亮，我不會再匪住你了，真的。」一手撐在天亮的頭側，一手繼續觸碰者對方硬挺的那處。

「所以天亮別在生我的氣好不好？天亮……你幫幫我好不好？我還難受著……」可能是在自己身上殘留的藥性比較多，畢竟一次高潮都沒經歷過，導致締闌的臉皮似乎比平常還要厚，一邊說一邊往天亮的頸側蹭，又露出了可憐的表情，不過下身倒是停了下來沒再繼續抽送。

喜歡這副模樣的他，這可真是讓人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啊，這傢伙是這麼惡趣味的傢伙嗎？下意識地認為對方喜歡的是看他難堪的模樣，正想要張口說些甚麼罵人，但連個字都還沒開頭，就聽見對方用那種可憐的語氣和樣子說的話語。

為甚麼他老是沒辦法拒絕這個人用這種表情說出來的話啊？是因為看起來真的很可憐嗎？而且這個人——締闌老是因為他生氣而和他道歉沒錯，但現在這種時候的道歉，反而讓人覺得是在撒嬌，而不是真的在請他原諒，真讓人火大。

「你閉嘴、愛做甚麼做甚麼！」又將視線別開了對方的雙眼，身體的難受在對方停下以後不減反增，燥熱感從交合處一路湧上背脊，這個人怎麼有辦法忍住他就不懂了。

「這樣的天亮我也很喜歡喔」將頭抬起前在天亮耳邊說了這樣的話，並露出了似乎參雜了其他什麼的溫和笑容。

「不過……」環顧了周圍凌亂的地板，和有些狼狽的彼此「我們換個地方吧？嗯？」一邊問著一邊安撫情緒似的輕啄著天亮眼簾和柔軟的唇，好一會才繼續說到「看是要去床上……還是身體濕黏的難受想洗澡？」

其實締闌很想動一動跨部，雖然他的射精衝動很薄弱，但該有的快感全都有，所以並不比一開始來的好受，反而是時間越久越是折磨，氣息也一直不太平穩，但都極力的隱忍下來，他不希望因為自己而去勉強或是影響天亮。

這種「喜歡」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啊，只是單純的就只是想看他鬧笑話而已？他快要搞不清楚了，那個笑容到底是甚麼意思，他看不懂啊。

這種情況下說要洗澡，完全沒辦法把熱度消掉吧，身體可還沒滿足啊，雖然剛剛那樣已經算是發洩過了，但沒有真的射出來的感覺就是不太一樣。

看人明顯的隱忍著自己，天亮動了動唇，手繞過對方的後頸，按住了後腦杓，完全掌握著主導權的吻上了對方，並急速的加深了這個吻，直到最後牽連出了一線銀絲。

「說了別小看我了，這不都還沒發洩完嗎？」去床上是個不錯的選擇，雖然自己身下有對方厚實的外套墊背，但仍然會三不五時嗑到地板，可現在他的腿早就軟到站不起來了，更別提走到旁邊房間的床上了。

通過這個吻，締闌的體溫又急遽的上升，微微喘息著舔舐掉天亮唇瓣上的水光。

天亮這孩子真的是……締闌心裡苦笑了一下，總覺得似乎一直因為天亮而打破自己的原則，甚至想要看他在自己身下哭泣……那畫面一定很漂亮。

締闌看著天亮眯起了眼睛，明黃色的眼睛在陰影下看起來似乎泛著光，那種感覺像是在瞧著自己獵物的危險感。

「這是天亮你說的喔……」將人從地上拉起托住臀部往上掂了掂，這個動作差點讓嵌在天亮體內的那處滑出來，但又因為締闌起身的動作滿滿的塞了回去。

「這時候魔法真的很方便呢，天亮也要抱緊我喔」溫柔的朝自己抱著的人笑著，讓天亮的腿環住自己的腰，自己則托著對方的臀部往床的方向走，一顛一顛的，在走動的同時契合在一起的

地方也不斷的在摩擦，舒服的讓締闌差點走不動道，雖然他自己的身體也很酸軟疲累，但在魔法的輔助下天亮的體重並沒有甚麼負擔，主要還是天亮的體內太過於舒服……一邊這麼想著一邊壓抑著想要聳動誇部的慾望，在走去床上的短短幾步路像是走了很久的錯覺，手指恰緊了天亮彈性結實的臀肉，不住的在對方漂亮的脖頸上綴出點點紅痕，難得的做出類似發洩的行為。

——剛剛一瞬間，感覺看到了很危險的眼神，是錯覺嗎？還是？

不知道對方眼裡的那抹光到底是什麼樣的情緒，更不知道自己現在處在多危險的情況下，天亮渾然不覺的用困惑的表情看著人。

「啊？等等、嗯唔！」正想抱怨對方不要隨便換個動作，接下來就被一鼓作氣抱了起來，甚至連交合處都沒有分開，只得死死抱著對方，用雙腿好好固定住自己，忍受著走路時磨蹭著敏感點週邊的微微快感，顫抖的咬住了下唇。

感覺到對方托著自己臀部的手的力道，天亮有些不自在的想脫離現在這個動作，那種被掌握住的感覺對他而言很不好受，卻沒什麼發覺對方的不對勁。

托著天亮走到了床前，這種類似酷刑的快感讓締闌在心裡苦笑，想想會這樣好像都是自己作出來的，而且說不定天亮並不喜歡……壞毛病又讓締闌陷入的思考，但動作並沒有停下來。這是他們從交合後第一次分離，締闌在放下天亮的同時緩緩的將埋在天亮體內的那處抽出，抽離的動作牽扯出一縷銀絲，直至完全退出交合的地方還發出輕微的一聲響，連帶著最初推送進去的潤滑都順著流了出來。

把天亮平放在柔軟床鋪的中間，帶著情慾色彩的身體和有些狼狽的下身讓締闌一不開視線，聲音有些沙啞的問著「天亮接下來想怎麼做？我都聽你的，嗯？」

想起剛才對方驚扭的樣子，締闌的難得掉線的良心又漲了回來，將對方撐在自己身下小小的空間裡，小心的避開鋪散在床上的髮絲，但就是沒有觸碰到天亮的身體。

天亮都不想去思考下半身的慘況了，但一時間空蕩蕩的感覺又讓人有些不習慣，真火大，這傢伙怎麼在這種時候還說這種話啊，要讓他說幾次才行啊。

看人的視線死盯著自己，還有跨間明明半分未消的挺立，天亮終於在這場性事中又掌握回主導權的感覺了，於是輕輕抬腳，用腳背搔過對方剛才在自己體內肆虐的下身，有些紅腫的眼和狼狽的模樣並不影響他的狂妄，反而更添一股無法抗拒的魔性，讓人不禁懷疑起他到底是不是人類。

「扭扭捏捏的煩不煩，我還沒滿足啊，你這小傢伙不也還沒消下去？」藥效確實還沒發揮完體內的燥熱半分未減，尤其又集中在下半身，無法過多思考的缺氧感讓人難受，只能憑本能的在耍嘴皮子，恢復了平常的囂張。

「天亮、你這是……犯規啊……」被天亮刺激的不輕，氣息禁不住的變得粗重，壓抑的看著自己身下的人，好似看見了媚魔那般的存在牽引著自己所有的心神，蹙著眉頭抓住了在自己下身撩撥的腳，順勢往上一拉，天亮的雙腿被拉扯的大大分開著，將抓住的腿架在了自己肩上，硬挺的那處再次堵住了那入口。

「你這樣太危險了……」蹙著眉隱忍的笑容令人忍不住心頭一緊，從臉龐滑落的汗水滴落在天亮的身上，那明黃的眼瞳散發出來的氣息不由得讓人想深陷進去。

這個動作是不是有點不妙？天亮稍微的有點畏懼這種讓人沒辦法反抗的姿勢，瞬間被搶回主權的感覺很不好受，但看著那雙眼裡的暗沉卻又讓人無法對此說些甚麼。

以前在打架時的挑釁對締闌來說一直都沒甚麼用，所以天亮才會下意識的對人這麼做，但沒想到在這種時候卻有用得不得了，還真是有點失策了。

但自己放的火沒道理不滅，以往挑釁時也是為了能更加享受戰鬥，現在也是差不多的情形。「危險的是你吧？」抬手撫過了自己身上、方才對方所種下的紅痕，他又勾起了刻意為之的笑容，一路撫觸到鎖骨。

對於天亮沒有收斂反而繼續撩撥的行為，締闌深色為暗的眯起了眼睛，真的很想把這使壞、不知道嚴重性的孩子按進自己的身體裡不讓他離開。

「那……這次天亮就不必再忍了」說完用力往前一挺，擦過令天亮戰慄的那點直搗到最深處，深深淺淺的抽插令身下的人身體也跟著晃動，木質的床板也跟著發出細小的聲響。

除了下身的律動，也顧及到天亮那被衝擊的輕顫的挺立，伸手套弄搓揉著，不再是緊緊的匝住，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擦過頂端而造成強烈的刺激，似乎是想讓天亮盡早發洩出來，締闌的動作再沒有保留，顯得有些不像是原本認識的那人。

「嗯、啊……哈啊！」喘息無法抑制的從喉嚨流洩，突如其來的快感跟對方不對勁的反應，這些都讓天亮有些不知所措，對方轉變得太快，就連從來沒有畏懼這一情緒的他都有點心驚起來。

雙腿被對方的動作箝制著，弓起的腳背只能無助的晃在那兒顫抖，整個人淹沒在情慾的海中。那些刺激太過強烈，甚至力道還有些大，雖說他本來就喜歡微微的疼痛感，可套用在敏感的挺立上就是另一回事了，這樣近乎能說是只有疼痛的快感他還是有點敬謝不敏的。

「痛、你慢點啊……」他用手腕遮住了自己的眼睛，又將頭給側到一邊，他實在是不想讓對方看見自己從淚腺刺激出來的液體。

不明白對方說的痛是指正在承受衝擊的地方，還是被自己揉在手裡的那處硬挺，儘管有在思考動作卻沒有停下，只是變換了刺激的方式，在天亮體內的那處不斷戳刺著對方的敏感點，手下順著堅挺的柱身滑到根部輕輕摩擦搓揉。

扶著天亮的腿架在自己肩上的那隻手空了出來，拉住了對方遮住眼簾的手腕「天亮，讓我看著你，好嗎？」

感覺好像昏昏脹脹的，身體沒了稍早前冰涼外套的冷卻，就好像發燒一樣全身上下都好燙，尤其是被對方碰觸的地方更是如此，但卻不是不舒服的那種感覺。

雖然還是有點痛，但至少比剛才對方搓揉自己挺立的力道好多了，可這樣的輕撫又讓人連想忍都忍不了，說到底這傢伙好像從剛剛開始就完全沒有要射的意思是怎麼回事——

直到手腕被握住，他的意識才稍微回到現實，心底也不禁一驚。

「放開，我不想……嗯、」沒辦法控制的不停流淚的模樣，誰也不想被看到吧，無論對象是誰，是締闌更是如此，雖然狼狽的模樣也不是第一次被看見了，但那都還是可以逞強撐過去的模樣。

連淚腺都沒辦法控制，就算是生理性的淚水也一樣，真是難堪。

看著天亮似乎是真的不想讓自己看到現在的模樣，枕邊似乎也有沾濕的痕跡，心裡便有所明白。

「嗯，如果天亮不想，那我便不看」鬆開了抓住天亮手腕的手，改為輕撫對方的髮側，側首在佈著許多紅痕的脖頸輕輕舔吻，下身的動作變的輕而緩，但每一次都很深入，在最深處輕輕打轉研磨後才往後抽出，退到剩下短短一截卡在入口才又再往裡推送，重複著這些動作一面觀察著天亮的反應。

這種時候突然的溫柔還真是、讓人火大卻又生氣不起來啊。

因為不再像剛才那樣激烈，舒服的感覺這才漸漸再度湧上，緊皺的眉頭也稍微舒緩了下來，終於有時間好好呼吸後，他才發現自己的聲音居然帶了點鼻音。

稍稍將手腕移開，那雙畫著嫣紅的長長眼尾才顯露出來，土黃色的眼裡仍擒著淚水，抵起的唇有點乾燥，略為紅腫的眼睛就這樣注視著同樣看著自己的締闌，看上去有些惹人憐愛，甚至還有點可憐的模樣。

締闌心裡最柔軟的那處被毫無保留的挑了起來，輕撫髮側的動作游移到天亮有些紅腫的眼旁，手指輕輕拭掉對方擒在眼角的淚水，下身抽插的動作維持在輕磨對方的敏感點上，保持著一定的刺激，手下摩擦柱根的動作也沒有停下，甚至照顧的更加細緻，微微傾身額頭貼著彼此，專注的凝視著身下惹人憐愛的人。

「天亮，你對我……是怎麼想的？」其實真正想問的不是這個，但若是真的問出口，以天亮現在的情況也許得到的答案不會是自己想要的，其實內心還是害怕著被對方厭棄，這種感受讓締闌感到有些失措，似乎這樣的情況在面對身下的這個人發生的次數越來越多。

或許是因為沒辦法思考，他撒嬌似的把臉貼上了對方的手，平時的他絕對不會像現在這樣任人寵愛自己，或許還會在對方把手貼上來時拍開，讓人別老是用看小孩的眼神看自己吧。他們額頭相貼，這種被重視的感覺他已經很久很久沒有體會到了，讓他都快忘了上一次遇到是甚麼時候，也不願意去回想。

是怎麼想的？這樣的問題他從來沒有思考過，也沒辦法現在思考，即便張開了口，也只能把破碎不成句子的話道出，索性不回答也好。

很溫柔的人、讓人不爽的傢伙，沒辦法抗拒的眼神……很久了啊，很久沒有被這樣溫柔對待了，這要他怎麼去想啊。

身下的人似乎沉浸在快感裡沒有想要回答自己的意思，締闌閉起了眼睛，罷了，慢慢來吧，這孩子在這方面就像張白紙，對於喜歡和愛似乎都比平常人還要遲鈍，甚至有時還能感受到一股隔閡，但半精靈有著比人類更長的時間，他不怕等待，反而也在享受著等待的過程，只要天亮沒有想離開自己，那他就會一直在天亮身邊，對於天亮這個孩子，他是真的珍惜的緊。睜開了眼睛，眼底是平和的溫柔，締闌輕輕吻上天亮的眼簾，將手沿著對方身體的曲線一邊撩撥一邊下移，擦過了胸前的紅櫻，撫過結實緊緻的腰腹，再到兩人交合的位置，按壓著入口外側無法被顧及到地方，一邊抽插一邊照顧所有能讓身下人感到愉悅和快感的地方，儘管自己的身體在這樣輕緩的節奏裡無法盡興，但心裡充盈起來的滿足感更是讓他重視和舒服。

他從來都不願將真心袒露在任何人面前，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如此，只要想去珍惜，那就會消失，無論是他人迫害還是親手抹滅都一樣，所以他選擇了把這方面的心思全然封閉，忘記從何時開始，他再也沒有所謂的罪惡感和道德的觀念，即便知道這件事情不對，他也依然會去執行，不會參雜進任何想法，冷血到讓人害怕。

這樣的溫柔讓天亮很是不習慣，但卻又忍不住地想要渴求更多，或許他的內心深處真的就像個長不大的孩子，永遠停留在那一年也說不定。

擁住了眼前的人，他就快要到達頂峰，卻不見對方有任何跡象，這樣下去真的沒問題嗎？頭一次的，天亮終於開始考量到了眼前人的事。

被擁抱住的那一剎那締闌微微的停頓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復了動作，被天亮主動抱住的感覺讓締闌的內心莫名的酸漲著，也許是因為詫異對方的主動，又或是感受到微微轉變的態度。締闌將這種感覺壓抑在心裏收藏著，要是一不小心被打開了，突破了防線後可不知道自己會做出什麼事，總歸對於現在的天亮來說絕對不會是會令人感到開心的。

察覺到身下人身體的輕顫，似乎是快要宣洩出來，在最後的關頭締闌加快了跨間的律動，撞擊的聲響在彼此之間狼狽的那處顯得越發黏膩，最後衝擊的那一下直直的嵌入了最溫軟濕熱緊緻的地方。

「呼嗯——啊！」深吸了一口氣，天亮感覺又看到了方才看過的純白景象，身體一陣顫抖之後，在對方的身下再度進入了高潮，噴發的液體也沾上了兩人的腹間，黏黏膩膩的滑下。天亮終於得以解放的大口喘息著，藥效已經退了大半，思考也開始恢復運作，對於現在這些荒唐的行徑，他並沒有感到害臊，只是覺得實在是太過衝動了罷了。一片空白的思緒讓他感到輕鬆，正想叫人快些退出自己的身體，這才發現，好像並沒有看對方和自己依樣達到頂峰，身體裡的形狀也一直維持著挺立。喂，不是吧，這傢伙都沒有射過嗎，那藥效不就還一直持續著？

在天亮高潮的餘韻裡，通道內依舊維持著緊緻的顫動，締闌的額角和那處一跳一跳的，儘管舒服到極致，卻還是少了一種自己都不明白是什麼的刺激，難受的環住天亮靠在對方脖頸旁喘息著，不想讓天亮看見自己這幅模樣，也許是不想讓他擔心又或是其他原因，有些無奈的感受著自己漲疼的難以忍受的下身，如果不想辦法宣洩出來，藥性可能會一直持續下去，但至少天亮已經射出了出來，這樣就好，只要天亮沒事了就好。「呼吓……」在這樣令人頭疼的情況裡，締闌難以動彈，連想退出下身的動作都像是一種酷刑，只能將頭繼續埋在天亮的肩頸裡喘息，情況似乎比自己想得還要糟糕。

果然啊，這傢伙果然還沒射。已經開始能夠思考的天亮沒有推開人，只是一下一下的輕輕摸著對方的頭，想著該不該幫締闌解決一下。雖然好像也是他撩撥的，但最少締闌還是幫自己解決掉麻煩的藥性了，如果不幫一下，感覺就會像欠了人情一樣，真討厭啊。天亮的力氣總歸還是比締闌大的。像是決定了甚麼一樣，他嘆了口氣，手肘一個使力後往旁邊一番，連抽離都還沒有，就讓雙方的位置完全顛倒，興許是因為他從小就開始練武，所以才有辦法做出這種特技演員一般的行動。「我說，你還沒有射吧。」他將凌亂的頭髮撥到耳後，露出了自己的耳環，舔了舔乾燥的唇，「我來幫你，你給我躺好了。」弄了弄本來軟掉的雙腿，雖然還沒有完全恢復，不過只是將身體挺起還是做得到的，在對方的挺立脫離自己的身體以後，已經沒有剛才那種空虛了。

「哼嗯..！」翻身變換姿勢的動作讓契合在一起的地方再度承受已經無法再接納更多的快感，無法繼續壓抑的悶哼出聲，眉頭緊緊的蹙著，汗水從額角滑落，皮膚呈現不自然的潮紅，看著既難受又奇異得好看，那副模樣讓人不禁的想去幫他撫平所有令他感到難受的事。腦子裡都是嗡嗡聲，沒法仔細的聽天亮說了什麼，但還是能從對方的動作猜測到想要做什麼，也許是已經滿足了所以要離開了吧，以天亮以往的行徑推測出這樣的結論，也許這樣也好，畢竟最開始也是因為自己的疏忽才導致這樣的結果，天亮沒有自己想像中的生氣已經足夠意外了，混沌刺疼的腦袋胡亂的想著。

看著對方那樣的表情，天亮勾起了一抹笑，明明就不是他導致事情的發生，但現在看來卻像是計畫著一切的人。他緩慢後退著爬到了對方的雙腿間，看起來就像在準備離開一樣，但卻停留在了原處，並伸手握住了直到剛剛都還在自己體內衝撞的某處，看著上頭仍留著一些沒有效用了的潤滑液以及透明的液體，他猶豫了一會兒。

不過做出了決定的事，他通常都不會感到後悔，於是只是思考幾秒，他便張開口含住了頂端，並不熟練的伸出舌頭舔著敏感的柱身。

「天、天亮你、嚙……！」看著對方退到了雙腿間，以為就要這樣離開了，卻沒想到接下來會看到這樣的畫面，締闌不可思議的瞪大了眼睛倒抽了一口氣，這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除了喘息以外一時間無法言語。

天亮吞吐自己那處的畫面衝擊著視覺，有種莫名的麻癢和衝動往下身處蔓延，除了繃緊的難受漲疼以外，還多了另一股奇異的感覺，締闌不會形容，但他下意識的覺得再這樣下去似乎不太妙。

「天亮……你不要……哼、嚙……」思緒因為衝擊漸漸的回籠，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下身，那裡剛經歷一場性事沒有清理，怎麼能讓天亮幫自己做這種事？心裡雖是這麼想，但現實確是自己因為對方的行為舒服的無法動彈，他真的已經積忍的太久，頂端陸續的流出有些黏稠的液體。

看人因為自己的舉動而倒抽一口氣，天亮的內心十分滿意，這種主控著對方感受的感覺十分的好，也讓他像被鼓勵一樣舔舐掉那些黏稠的液體。

味道確實不是非常好，但也沒到不能接受的程度，反正晚點都要洗澡了，再弄髒一點也並不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事，如果是在平時他才不會主動做這種行為。

「我都沒嫌髒了你擔心甚麼。」像是要故意刺激對方的聽覺，他吸吮著頂端時刻意發出了水聲，並牽出了一縷銀絲，還用得意的表情看著人，像是在挑釁著對方的神經一樣。

締闌抿者唇，閉上眼睛不去看這刺激神志的畫面，但聲音確是無可避免的竄入耳中，額角一跳一跳的，若是再繼續下去說不定真的會被天亮給弄出來。

平時好懂的人做出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再加上對方的行為，給與了締闌過多的快感，這種感覺是頭一次，但也不討厭，有種即將釋放出來的舒心，雖然對於現下的情況來說這第一次似乎有些刺激了，幫自己做這種事的對象是自己很喜歡的一個孩子這件事，還有這是他們第一次經歷的性事的事……在這般想轉移注意力不去看下身的胡思亂想下，想發洩的慾望隨著入耳的聲音又增加了不少，若是一直盯著看，這是說不定已經宣洩出來了吧。

「剛剛不是很想看嗎？怎麼這就不睜開眼睛了。」像是知道對方的心思似的，天亮不懷好意的笑著這麼說，吞吐的動作有點生澀，但卻能讓人感覺到是真的有在努力過，而不是交差般隨便應付一下而已。

看人死都不睜開雙眼，天亮發洩似的大力吸了一口，耳邊的髮絲垂下，但很快又被他一個勾手拉去耳後，若是睜開雙眼，看到的畫面可說是各種視覺饗宴吧。

這一次被用力的一吸，快要宣洩出來的感覺越發明顯，太過舒服的刺激反而哽住了喘息，呼吸不能自控的一滯。

雖然能夠解決藥性是件好事，但卻不是很想讓天亮看見自己宣洩出來的模樣，回想起對方不想讓自己看見臉的回憶，現在的情況似乎很相似，但這孩子為了自己做到這個份上，締闌自覺也不能夠再迴避下去。

手捂住了下半臉，擋住那舒服的喘息，眼角因為快感而有些泛紅，調適了一下情緒才睜開了眼睛，確還是低估了自己在這方面的承受力

「天亮……行了、已經可以了」手臂使力撐起自己的身體，伸手想把天亮推開，卻不敢使力，畢竟自己的那處還在對方嘴裡舔舐著，但若是再繼續看著這樣香豔的畫面，真的沒有把握能在對方退開後才宣洩出來。

「還不夠吧？」乖乖把挺立從口裡抽出，握著那處的手卻只是改成了貼到臉頰上而已，配上天亮看起來只有少年年紀的臉龐，某方面來說似乎更增添了一層悖德感。

看著對方的表情變化和泛紅的眼角，天亮的心情也跟著好了起來，並時不時用舌頭刺激著柱身及囊袋，明明是第一次做這種事，卻硬是讓自己看起來並不艱難的模樣，這一點天亮非常擅長。

「說吧，你想射在哪裡啊？」現在的他基本已經沒有被剛才的藥效影響了，會替人做到這一步只是單純的想看對方的反應，以及少許的在意對方罷了，若換作別人，他沒直接咬下來都算客氣了，更別提讓人自己選擇想射在哪裡了。

雖然締闌的臉本來就泛著潮紅，但聽到天亮詢問想射在哪裡的問題，一瞬間想到的答案讓締闌自覺羞恥的捂住了整張臉，但能從張開的指縫中，看見他的視線是看往天亮濕潤的唇瓣，聲音哽在喉嚨裡，只是搖著頭，臉色紅透蔓延到了脖子。

而這悖德的畫面更是讓締闌無措，似乎是真的，快要忍受不住了，那處的硬挺一跳一跳的脈動著，頂端流出了更多的液體，看著似乎就要勃發出來。

看人滿臉漲紅的搖頭，也感覺到對方似乎快要來到頂峰，天亮思忖了一會兒後再度含住了那即將噴發的挺立，這一次甚至吞得比剛才都深，連眉頭都有些皺起。

既然選不了，那他就來幫他選吧，反正都會弄髒，還是選一個不會弄髒頭髮的地方比較好。緊縮的口腔與喉道塞滿了對方的挺立，在嘴裡形成了一個緊繃不已的舒服柔軟，用著就像想把人吸出來一樣的力道，他又一次的深吸了一口。

「哼嗯！」下身的那處被天亮深深的吞入喉道，與在天亮的另一處不同的緊繃柔軟，終於讓締闌再也無法自持的全數宣洩出來，雖然在宣洩的那一剎那下意識的推開天亮，但因為吸的太緊，射出來的東西有一大部分都落在了天亮的嘴裡。

由於積忍的太久，射精衝動在沒有液體可以流出後還在持續著，導致明明已經宣洩了出來，那處還是挺立著一顫一顫的。

「呼……天亮你、你趕緊吐出來，抱歉我沒來得及……」對於將自己的東西射入對方口中感到自責，嘴裡有著別人的精液光是像想感覺就不太好受，彼此間也沒有能夠讓對方做到這種程度的關係，將手伸在天亮的面下，周圍沒有能擦拭的紙巾，便想用手來替他接住。

嘴裡被射進了濃稠的精液確實不好受，忍住了咳嗽的衝動，他盡力將一部分吞下後才將嘴裡剩下的給咳出來，嘴角也因此留下了對方的白濁。

用手指抹去嘴唇上的液體，這種東西絕對稱不上好吃，他也沒有這方面的癖好，不過比起頭髮沾上，不知為何用嘴去接還更能接受。

「挺多的啊？」不怕事大的天亮用得逞的笑容對人笑著，因為剛哭過而紅腫的眼睛配上眼尾的嫣紅，再加上現在嘴巴附近的液體，整個人看起來很是妖嬈。

締闌愣愣的看著面前的人，不知道該怎麼說只好微微的苦笑伸出乾淨的手拭去對方嘴邊的白濁。

「你這個人啊……」這個人怎麼可以這麼可愛？從中了催情擠開始所有的行為都出乎了自己的意料，連現在這種想孩子一般得逞的笑容也是，心裡只覺得燙的一塌糊塗。

「幹嘛？沒事的話我要去洗澡了。」用手背擦掉剩下的液體，渾身粘膩的感覺很不好受，尤其是身後那個地方更是如此，不快點洗個澡的話只會更不舒服吧。

讓對方整理弄亂的環境，這種事他丟給人完全不會有罪惡感，從一開始也沒打算幫忙整理的意思，只是自顧自的扶著床站起來，有些搖搖晃晃的走到門口想去找自己褲子，好等會兒洗完澡再穿起來。

「嗯，去吧。」笑著看天亮搖晃的身子，原本打算整理環境的想法頓了一下，想起在第二次進入前，天亮的那處似乎已經有些紅腫，而且身上的衣服也都弄的濕黏起皺，想了想還是撐著高潮後疲乏的身體走向天亮，可能是先前忍的太久的關係導致有些低燒，但卻沒有自覺，如果天亮沒有幫他弄出來，也許現在就真的糟了吧。

經過櫥櫃前順手拿了兩套寬鬆衣服，拉住了天亮正要彎腰撿起褲子的手「還是一起吧？我不太放心你一個人。」

面上是擔心的表情，擔心要是天亮站不穩在浴室摔跤怎麼辦，一邊將手裡的衣服往天亮手上一送。

「啊？我不需要你的擔心。」已經恢復了之前的表情，好像剛剛的性事全是一場夢一樣，就連個性也還是一樣的倔強，明明連路都走不太穩，但就是連好好接受對方的好意都不願意。

不過說實話，連剛剛的彎腰都覺得有點極限了，第一次性愛就搞成這副模樣，連他都有點吃不消，只能強撐著身子想快點洗過澡後回去原本的旅店。

看見對方的擔心也沒有領情的意思，但衣服倒是老實的收下了，兩人的身高差距不大，對方的衣服又是寬鬆的類型，應該穿得下才是。

「你要跟就自己跟上，我可不會幫你洗。」抱持著反正都是男人，剛剛也已經互相看光了的心情，絲毫不在意的甩下了這句話，只留下一個人的背影便逕自走到浴室。

想了想還是跟上了天亮的腳步，進入浴室後在對方身後關上了門，雖然比不上天亮平常住的旅店浴室規格，但也是足夠兩個一起洗澡的空間，衛浴設備也算齊全，至少現下最需要的浴缸還是有的。

在天亮身後觀察者對方的動作，雖然天亮說著不用自己的擔心，但剛才的性事就連自己都有些吃不消，更何況是被動承受的一方？

「天亮，等等讓我幫你洗頭吧？」順手將天亮手上的衣物和自己的一起放到了架子上，一邊問著這個問題，除了有用這種方式幫助他的想法以外，還有就是自己確實很想這麼做，光是想像對方柔軟的細髮在自己手中變得乾淨滑順就有種奇異的滿足感。

聽對方提了這個意見，天亮思考後也覺得沒甚麼不好，腰酸背痛的情況下要自己洗頭確實是一件難事，光是想想都覺得累，既然有人主動要幫自己做累人事，那他也沒甚麼理由拒絕對方。

「行，等我洗好澡再讓你幫忙洗頭。」感覺也快受不了臉上黏膩的痕跡了，若是不先洗個澡，感覺都快要抓狂了，如果是在外面那還能忍，可是這種隨時可以洗澡的情況不先洗一遍真的會讓他想揍人。

把身上有穿跟沒穿的衣服脫下丟到高處，順手解開了頭髮上的四條辮子以後，他隨便拿了一根用魔法做出來的短枝當成髮簪把頭髮簪起，準備先洗個澡再說。

聽到對方答應了自己，締闌明顯的表現出了開心的樣子，似乎旁邊都冒出了小花。

在天亮做洗澡準備的同時，締闌先去放了微燙的溫水，等沐浴完就能讓天亮泡著了，隨後拿起沐浴器調節溫度，等出水逐漸變熱才遞給了天亮「你先吧，等等洗完再泡個澡會舒服很多。」默默的將角落的凳子挪了過來，自己就先在一旁的洗手台做簡單的清潔。

只脫去了上身濕黏的衣服，下身的褲頭還半敞著掛在腰跨上，和天亮有在鍛鍊的精瘦身材不同，可能是半精靈的天生優勢，除去剛才那場性事留下的紅痕，締闌身上的每一處似乎都像是

經過計算好似的無瑕，體格偏瘦卻不羸弱，雖然力氣比不上天亮，但如果因此而小看有很大的機率會在他身上栽根頭。

毫不掩飾的背對對方替自己沖澡，當熱水淋到自己身上時，他心情頗好的舒展了眉頭，並迅速的抹了肥皂把自己的臉和身體清洗乾淨，最後才碰觸自己的身後，把殘留的潤滑液和一點體液給緩緩弄出來，雖然看不清楚，不過姑且還是自己身上的構造，艱難了一番後才清洗乾淨。當他又碰到脖子處時，想起了對方在自己頸子上留下的痕跡，他看不到，所以反而有些在意到底嚴重性如何，可想想當時的場景，想必很精采吧。

當他清洗完自己的身體，轉過身想開口叫人時，他終於頭一次看見了對方的身軀。這個人的身材挺好的啊。他這麼想著，自顧自地在一旁看了起來，反正剛剛被看那麼多，讓他看一下好像也無所謂。

在天亮清洗時，締闌一邊整理自己一邊用餘光觀察著對方，看到天亮有好好的清潔自己的身後才放下心來，便轉回注意力仔細清理自己的身體，雖說用魔法會便捷很多，但還是比不上真正接觸熱水的感覺，等上身打理的差不多正準備脫去下着時才發現身邊似乎沒有了花灑的聲響，轉頭一看便與天亮打量自己的視線撞個正著。

「要洗頭了嗎？你一邊泡澡我一邊幫你洗吧。」忽略了天亮的視線，比起這個他更關心天亮的體，早點泡進熱水會早些舒服，說著便直接走近拉住天亮的手到浴缸前，或許在他心裡還有一絲絲的退縮，畢竟他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沒有在任何人面前坦露過自己的身體，出生在寒冷的北境，即便已經離開很久，但下意識的總是會穿的很多。

沒有拒絕對方牽過來的手，天亮也順勢就這樣坐到了浴缸裡，舒服的溫度覆蓋全身的感覺很讓人滿意，把頭靠在浴缸邊緣後也解除了魔法，任由鬆開的頭髮垂落到地板上，看起來就像一道黑色的瀑布。

「我說你啊，身材也不差嘛。」雖然沒有他的結實，但總歸還是有模有樣的，這也難怪當初對方用髮杖直接打下來時會這麼痛了。

「呵呵……但還是比不上天亮你啊。」誇獎似的說著，不僅好看手感也很好。

把一旁的沾著水珠的凳子搬了過來，不在意沾濕的褲子和吸了水的褲腳，伸向天亮黑亮的細髮，即便剛才經歷了種種動作考驗，除了有些凌亂以外，竟是沒有一處打結，這個出乎意料的發現讓締闌感到很愉悅，越發的喜歡這頭黑髮。

一邊輕輕搓洗手中的髮絲，一邊不自覺的輕聲哼著歌，雖然沒有這麼幫人洗過頭，但對於某方面的熱愛和細心足以讓他無師自通，就連頭皮都仔細的用指腹搓洗按摩，洗了兩遍才用毛巾將頭髮上的水份吸去大半，用擅長的木系魔法製作了一支木簪將頭髮盤起，做好了這些締闌才覺得有些可惜的放開了手準備起身沖澡。

「我是從小練到大，跟你這種玩魔法的可不一樣。」天亮閉上了雙眼，嘴角露出了笑容，但很快又恢復了本來的表情，感受著對方細心地替自己梳洗頭髮，而他連一絲被拉扯的感覺都沒有，也不知道到底是因為他的髮質本身好，還是對方真的很用心。

但他平時也是很少讓別人碰自己的頭髮的，或許是因為上次的賭注，他對締闌很放心，知道這個人不會拿他的頭髮亂來也說不定。

見對方用和自己一樣的方式把他的頭髮盤起，用的還是魔法製成的木簪，和他暫時固定的方法不一樣，想想能夠做出的這麼細緻的東西，他又一次對締闌的魔法感到微微的驚訝。

締闌洗澡其實很快，在已經有清潔過的情況下只需要再簡單的用泡沫搓洗一下就可以了。

雖然在除去下身衣物的時候有些不自在，但看天亮都沒有介意，便也放寬了心，背對天亮打開了花灑微涼的溫水從頭到腳淋了一遍，才讓還是有些低燒的身體舒服許多，速度挺快的將自己清洗乾淨並用魔法將身體和頭髮上的水氣弄乾，套上衣服在離開浴室前拿了條大浴巾放在浴缸邊沿，自己也坐到了邊上。

「泡太久也不好，我先出去整理床鋪，不介意的話今晚就住下來吧？」締闌恢復了一貫平和的溫柔，不復剛才交合時的衝動和隱忍，笑著邀請天亮留下來，不然拖著現在的身體回去不知道要有多難受。

天亮其實也有點困了，雖然他的體力一直都還不錯，但也有些禁不起剛才那樣的體力消耗，一時間太激烈的運動總歸對身體還是不太好的，更別提他還是個人類了。

有一點打瞌睡的情況下，他聽見了締闌說的話，只是隨便應了聲，沒甚麼聽清楚對方說的話，只隱約的知道似乎是在邀請他留下的樣子。

沒甚麼拒絕的理由啊，反正他也累了。這麼想著，天亮模模糊糊的在又進入夢鄉之前讓人十分鐘後再來叫自己，便閉上了雙眼。

用魔法整理房間其實並不費事，仔細清理了藥劑打翻的地方還有散在地上的外套，又換了床單把床整理的鬆軟，做完這些事也不過用了幾分鐘，想想時間也差不多便要去叫天亮。

打開浴室的門看見似乎已經睡著的天亮，輕聲的走到浴缸旁伸手想將對方抱出來，卻沒想到觸動了天亮的警戒。

「嗯，我來叫你了，我替你弄乾吧？」除了一開始的驚訝，締闌很快就明白是自己的動作太唐突了，以天亮的警戒心來說，這簪子直接刺入自己的脖頸都不意外。

當對方的手一放入浴缸，天亮那雙充滿警戒心的土黃色眼睛便瞬間睜開，不過一秒的時間，連頭髮都還尚未落下，那枝木簪就已經抵在締闌的脖子上，只要輕輕一使力就會直接穿透脆弱的頸動脈。

等看清了是誰，他楞了一下，確定說好的時間過了以後，才放下手裡的木簪，但頭髮也被開始涼掉的洗澡水再度染濕。

「我先穿衣服，等出去再說。」把頭髮從浴缸中撈起，天亮完全沒在顧慮身上全裸的站了起來，擠乾了髮尾的水份後就走去門後拿起浴巾開始擦拭身體。

見天亮能自己打理便也沒有再堅持，從浴室出去後便想到了什麼，開始在收拾到一旁的瓶瓶罐罐中翻找，天亮如果這時從浴室出來，便會看到締闌拿起一瓶裝著膏狀物的小瓶子，透著室內的光線瞧著吧。

因為從小習武的關係，他的身子本來就軟，腰痠背痛的情況在泡過熱水以後也好了不少，走路的姿勢也不會顯得奇怪了，他的恢復力和裝沒事的能力可見一斑。

「那甚麼？」已經穿好對方寬鬆衣物的天亮用毛巾包起了仍濕潤但沒有再滴水的髮，看著締闌手裡的瓶子，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聽見浴室方向傳來的聲響，回頭就看見穿著自己衣服的天亮，因為款式寬鬆的關係，天亮看起來比平常穿的衣服還要瘦，年紀看起來也似乎又更小了許多。

「擦外傷和消腫的藥，之前自己調配的效果還不錯。」笑著對天亮的問題回答到，拿著瓶子走過去用另一手拉住天亮，將人帶到床邊坐好。

「我等等幫你擦一擦身後吧？裡面加了清涼的草藥，擦上去會很舒服的。」一邊問著一邊解開了包著頭髮的毛巾，手指穿梭在濕軟柔順的細髮裡，每梳一下那一處的水氣便會蒸發消失。

他打了個哈欠，聽見藥效以後思考了一下便答應了，反正剛才都有那樣的荒唐經驗了，現在只是擦個藥而以應該也無所謂吧。

「你還知道要擦消腫藥啊。」不過該噲的還是要噲，身後的微微腫脹確實讓他挺不好受的，如果現在不擦點藥的話，感覺明天會連坐下都感到不舒服啊。

感覺到頭髮的溼度正在降低，天亮也讓人替自己從包包拿出了平時常用的護髮膏，接著順勢丟給人，反正都說要幫他弄乾頭髮了，順便護理一下也無所謂吧。

抱持著這樣的想法，他毫不猶豫的使喚著人。

「藥劑加上藥膏的藥性，再怎麼小心第一次難免都會感到難受，擦上去睡一覺就會好了，嗯？」尾音帶了點鼻音，聽起來有些悶悶的，但締闌沒有放在心上，頂多就是還有些低燒導致的罷了。

輕輕笑著應了聲，對於天亮是在使喚自己這件事並不在意，畢竟他也很樂意幫對方這麼做，仔細的將護髮膏搓開，抹上還帶著點水氣的頭髮上，都抹仔細了才將頭髮完全弄乾把護髮膏放回包包裡，並示意天亮將身後露出來準備上藥。

看了看對方手裡的軟膏，如果今天不擦，明天難受的也是他，還不如現在快點擦了，可能也不用不舒服那麼久了。

乖乖轉過身以後，他將手搭上對方的肩膀後輕輕擁住人，讓自己的雙腿成跪姿，這樣等等就算有點不適應也可以抱著人把自己的臉擋住了——雖然以一定會不適應當大前提好像不太好就是了，但他才不管。

「擦快點。」因為早就清醒了，這個動作還是會讓人感覺有些微妙的，但確實是有效率的一種方式了。

原本以為對方會有些抗拒的，沒想到還會被催促，雖然這個姿勢他看不見天亮的身後也看不見臉，但用觸覺還是能知道紅腫的位置。

喬了一下位置，讓天亮跪著的姿勢能舒服一點，輕輕的褪開天亮的褲子，動作輕柔的分開臀瓣，可能是泡過澡的關係，天亮的身體非常暖和，讓締闌心裡微微一動，壓下想要蹭一蹭抱緊對方的感覺。

手指沾上了藥膏往天亮身後探去，先是在紅腫的穴口外輕抹打轉，除了紅腫外似乎沒有其他傷口讓締闌微微鬆了口氣，仔細塗完了外邊便慢慢試探的將一個指節伸了進去。

「可能會有點難受，天亮你先忍忍嗯？」不等對方的回應繼續手下的動作，總歸都會不舒服，不如早點擦完也能早點讓天亮休息，可能是剛才的性事對於第一次承受的天亮來說過於激烈，內壁的紅腫熱燙超乎了締闌的想像，心裡有些愧疚也更加仔細了擦藥的動作，手指完全的探入，在每一處皺摺都細心的抹上了藥。

異物感對於清醒的狀況來講有些不舒服，但也因為剛剛有充分的擴張過的關係，只要放鬆一點就可以忽略了，所以也並不是那麼討人厭的事。

當對方的手指碰上嫩肉，悶脹疼痛的感覺隨著軟膏帶來的瞬間冰涼而升起，藥劑迅速發揮讓體內充滿了熱辣的刺激，於是天亮不舒服的皺起了眉，小聲的咋舌後抓皺了對方的衣服。到底對方剛剛是多激烈，才會讓軟膏的效用發揮得這麼快，裡面又到底傷成怎樣了啊，腰都快撐不住了。

「好了沒？」看起來有點不耐煩，等對方在自己身體裡抹藥一段時間後，天亮終於忍不住的問出口了，如果他現在能跺腳，那他一定會把那塊土地踩出一道痕跡吧。

「嗯，就快了。」輕輕摸著對方的後腦杓給與安撫，手指轉了一圈確認沒有一處遺漏後才退了出來。

用天亮剛才包裹頭髮的毛巾擦拭了一下手指，又再小瓶裡沾了一點藥膏，撥開了天亮的髮絲附在天亮的脖頸處，在被自己吻出紅痕的地方緩緩塗抹。

「雖然對於瘀血的效用可能沒有那麼好，但多少能退掉一些。」一邊抹著一邊解釋，如果沒有人制止他，說不定還會繼續在天亮身上找需要塗抹的地方。

等擦完後身的藥以後，天亮把褲子給穿好，看著人到處找自己身上需要擦藥的地方，他終於有些無奈地制止了。

「夠了夠了，我沒那麼脆弱，而且我睏了。」像是要讓人知道自己不是在開玩笑似的，他打了個哈欠後便往一旁躺下，連讓對方選擇的機會都沒有，就這樣霸佔了半張床的位置，很勉強的給人留下了能再躺一人的空間。

無視了締闌同樣也有些無奈的表情，在經歷了一場讓人疲憊又感到荒唐的性愛後，他難得的睡了個無夢的好覺。